

【窥海斋】

高考：怎么写作文

□林少华

为数不可能少的国人很快就要迎来一个“节日”，一个比春节、比国庆长假不知重要多少倍的“节日”：高考！高考的重头戏之一是语文，语文的重头戏非作文莫属。或登陆诺曼底，或兵败滑铁卢，大体在此一举。按理，中国人用生来就会的中国话写一篇八百字的短文——又不是要你七步成诗——本应不是难事。然而，据说不少考生都写得不怎么样。据去年北京高考阅卷语文学组组长漆永祥的说法，“孩子写作文，就应该是：东北的学生写出来就是黑土味儿，陕西的学生写出来就是黄土味儿，江南的学生写出来就是烟雨濛濛的。但实际情况是，我看大部分作文，八个字：不辨男女，不说人话。”

话说说得够狠的。这位阅卷组长阅卷时显然是越阅卷越来气。是啊，“不辨男女，不说人话”，作为阅卷老师，有谁能为之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呢！若是我，非把卷子一把掌抡到地板上不可。气归气，但组长大人的意思是无可指责的：写作文就是要写出自己来，写出个性来，写出特色来，写出男女来！

非我趁机显摆，从小语文时刻就好，作文尤好。上课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等老师发作文本，看老师批语，看字里行间那一串串如飞奔的火车轮一般的红色点赞圆圈。不瞒你说，我刚上初一不久时写的一篇文章，竟被老师拿到初三班上高声朗读。读完又被贴到教学楼中央厅墙上展示。去年回乡，碰上一位当年初三的学长，他主动提起这桩光彩事，告诉我那篇作文的题目叫“八月十五的月饼”。经他一说——作文题目其实我自己早已忘了——半个世纪前那个中秋之夜倏然浮现在眼前：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前扶疏的树影，照着土炕矮脚桌旁我们几兄弟，我们不胜怜惜地一点一点咬着舔着月饼的红绿果丝。贫寒中一年仅有一块的月饼。那是怎样的月饼、怎样的月光啊！我甚至可以想起从本本上照抄的描写月光的语句……

是的，我有个专抄漂亮句子的32开硬壳笔记本。说来也怪，那时候看小说我就不怎么为故事情节所吸引，而更在意里面描写风景和人物——尤其是描写女孩长相——的漂亮句子。两只眼睛在字里行间贼溜溜扫来扫去，一旦发现，赶紧抄进笔记本。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抄，在初一那年达到高潮，走火入魔似的。而且这个习惯断断续续差不多保持到五十年后的今天。翻阅案头读书笔记，前不久我还不知从哪里抄得漂亮得让人一见倾心的句子：“一杯香醪，半帘花影，幽林冷月，万籁息声/山衔落日，野径鸡鸣/清风十天，明月一天/读之如履晴空，四顾粲然。”如此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我还习惯于睡前看一两篇美文或一两首宋词元曲什么的，把漂亮句子打入脑海，带进梦乡。也许你笑我幼稚，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都当上教授了，怎么还像个初中生似的？可我以为，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我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应该永远保持一颗童心、一分敬畏之情。可以断言，正是这样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激情培育了我的写作能力、修辞自觉和文体意识。

文体意识！北京那位语文阅卷组长所说的，也可以归结为文体意识。试想，男生写的东西怎么可能

和女生写的一个样呢？同是男性，五大三粗的东北汉子同文质彬彬的上海男人怎么可能用一个腔调说话、作文呢？东北人就是要写出黑土味儿，上海人就是要写出黄浦江味儿，北京人就是要写出豆腐脑炸酱味儿，山东人就是要写出浓浓的煎饼卷大葱味儿！这就是文体区别，就是文体意识。

我的同代人王小波到底是聪明的。他很早就意识到了文体的至关重要，并且有个不太典雅的比喻。他说文体之于作者，就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一样重要。还说优秀的文体好比他在云南插队时看到的傣族少女极好的身段，“看到她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在这个意义上，文体就是文章之体、文章的“身段”。一个是婀娜多姿的筒裙女郎，一个是王小波接着比作恶劣文体的光着上身的中老年妇女——组长也好，家长也好，你说你给哪个打高分？

那么，如何锻造文体亦即何说“人话”呢？这里姑且让我冒充一回组长，说一下我个人行之有效的经验。两点。一点上面已经说了，那就是看书多注意看别人如何说“人话”，如何遣词造句，并且把漂亮句子抄在本本上或抄在脑海里。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写作文时照抄，而是为了打磨语感或培养文体意识。另一点就是坚持写日记。今年春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演讲互动时，有学生问我怎样才能搞好文学翻译，我反问对方：“你写日记没有？如果日记都不写，翻译无从谈起。因为翻译实质上是特殊的母语写作，而写日记是最基本的母语写作！”翻译尚且如此，何况作文？

如果这两点你正在实行中，那么你也一定会写出“读之如履晴空，四顾粲然”的文章，写出过了半个世纪都有学长记起标题的作文。须知，那才是作文。这回怕是显摆了，非我本意，幸谅之也！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文化随感】

读书的能力

□肖复兴

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在他的《读书至乐》一书中这样说过：“读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书籍这种媒介与电影电视媒介相比，具有不完美的缺陷。电影与电视所传递的图像几乎是完美的，看起来和它要表现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印刷文字则不然，它们只是纸上的黑色标记，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

我赞同他的说法。电影和电视时代乃至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农业时代传统的纸质阅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约翰·凯里教授强调的“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对于我们读书而言，格外具有现实的意义。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今的读书已经成为一种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读出书本中相应的意义，当然还有读出的乐趣。这种乐趣和意义，更注重心灵与精神的层面。

只是，我们现在常常容易忽略心灵与精神，而是更加重视获取财富或升迁的能力，阅读的能力越来越被我们忽略，或者仅仅沦为一种应付考试的实用的能力。和前人相比，我们读书的能力已经大幅度退步，起码我们对财富能力的渴望与热度相比，不成比例。

但传统的纸质阅读毕竟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它古典式的宁静以及在白纸黑字之间弥散着的想象力和慰藉感，是任何其他阅

读方式不可比拟的，从而成为现代生活选择的一种美好的方式。它起码让我们的情感和心绪以及心灵有了一个与之呼应而充满着悠扬回声的空间。好书总会给予我们一个与现实相对比和对应的空间。好书总能够让我们仰起头，不再只注意自己鼻尖底下那一点点，而重新看一看头顶浩瀚的天空，太阳还在明朗地照耀着，只不过太阳和风雨雷电同在，不要只看见了风雨雷电就以为太阳不存在了。

读书确实是需要能力的，这样的能力，谁都需要学习，需要锻炼和培养。而这样的学习、锻炼和培养，首先需要跳出实用主义的泥沼，需要从孩子开始、从青春开始才行。因为读书和种庄稼一样，也是有季节性的，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孩提和青春时代读书，是最好的季节，最容易感受和吸收，最有利于自身心灵与精神的丰富和成长。我常会想起我小时候到青春时节的读书经历和那时读过的书，我想，如果漫长的岁月里我没有读过这些书，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也许，日子照样过，依然活到了今天，但总觉得会缺少点什么。少了什么呢？我又说不清了，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又不会那么实际实惠实用。细想一下，缺少的大概应该是阅读带给我的那种美感、善感和敏感以及无穷的快感和乐趣吧？缺少了这些，或许会让我的心粗糙而变成一块千疮百孔的搓脚石吧？会让

我的精神贫瘠而变成荒原一样荒芜吧？

有这样两句古语我很喜欢，也常以此告诫自己。

一句是放翁的诗：“晨炊躬稼米，夜读世藏书。”它能让我想起我们的先人的读书情景，那时读书只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自己一边煮自己躬身稼穡的米粥吃一边读书，而不是现在伴一杯咖啡的时髦或点缀。

一句是明永乐年间开业的北京老药铺万全堂中的一副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说的虽是医德，其实也可作读书的座右铭，读书也是一种修合，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别人读的，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读书人的德性，心知书知，天知地知。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社会观察】

叹学校艺术教育之陷落

□雨茂

趣。举目所及的花鸟虫鱼、自然山水，日常生活常见的小吃、饮茶、品酒、散步、听戏、请客、谈天、交友等，经他们的生花妙笔，都能敷陈出一篇篇绝世美文，令人禁不住拍案叫绝，这实际都是当时重视美育的结果。民国时期的大学师生大都具有音乐、绘画、表演等方面的专长，不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如此，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毫不逊色。据汪曾祺回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常在云南大学一个叫“晚翠园”的花园中排演昆曲，许多教授、学生都参与。许宝騄先生虽是数论专家，曲子却唱得极佳。汪先生如此评价他的唱腔：“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撒’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学生中间爱好唱曲的也不少，吴任猛（中科院院士）当时正在西南联大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长于唱老生，“他身体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一气唱到底，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汪曾祺也是曲社的热心分子，除学唱了几出昆曲外，还酷爱吹笛，这些经历为他以后从事京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发展开始出现畸轻、畸重现象。具体表现为片面重视学业成绩，极不重视体育与艺术教育。我和伯父都是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他学的是生物，1962年毕业；我学的是文学，1995年毕业。伯父是运动健将，球类、田径都能拿得起来，他还擅长拉二胡、唱京剧，书法也很好；我除了能写几篇文章，唱几首通俗歌曲、秀几下蹩脚的乒乓球技，其他没有一项能与伯父比肩。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无论音乐还是美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艺术沦为所谓的特长教育，除了少数特长生，绝大多数学生的艺术修养很差。艺术教育面临的也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当普及不够的时候，只能实行“掐尖”教育，随之带来的就是人才选择面小、文化课成绩差的弊端。一些本身并不喜欢音乐、美术或者天赋不够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占用了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反，一些有艺术天分的“草根”却进不了高水平大学深造。艺术教育需要有天赋的学生（长期的练习当然也很重要），但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音乐、美术课极不受重视，许多学生的艺术潜能并不能被发现，极有天赋的学生因此被埋没。如果在义务教育阶段就重视美育，这种情况就能避免。

每年美术高考的时候，报名参考的人很多（以江苏为例，近三年都在4.5万人以上，2013年接近5万人），但真正热爱美术且有天赋的学生并不多。近年来，我几乎每年参加美术监考，在与考生的交谈中，得知许多考生只是在高中二年级才开始学习绘画，理由都是文化课成绩较差，不得已选择美术（许多音乐考生也是文化课的原因报考的）。2013年江苏美术高考“素描”考试模特儿是位身材较丰满的年轻女子，许多考生不是画得像男子，就是年龄画得偏大，与模特儿严重不符。在我监考的60人的考场里，仅有一两名考生画得差强人意，让人对考生的美术功底感到忧虑，即使考进了大学，他们又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

美育以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审美观念为标准，以形象为手段，以情感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塑造国民性、提升国民修养的必要途径。通过美育，可以让人感知美、欣赏美、创造美，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美的素养，并让人举止优雅，不至坠入粗俗。韩美林先生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因为艺术教育的陷落或者说是美育的不给力，使我们的民族魅力大打折扣。中华民族曾在历史上独领风骚，无论是大气古朴的汉风还是华丽典雅的唐韵都曾风靡世界，这是文化的魅力，更是艺术的魅力。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